

聖

重刊註揚子法言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
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
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
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
之書所以亶亶而爲已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
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
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
諸子繼作亞聖之譔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
爲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
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

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

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設

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如五經十二律面友戰理尚

秘者則虛焉如何頓之孝書與經下推噫秦繼狐獮闕文

者非能正如衆人所不能謬字者乃無辯如聖人不干

至於言不詁如殘傷而事不屬如遷善隔斷議失旨

如通不再實錄多參周人而舉失類如擊劍北賊莽已什

其手是使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

也故康成之志成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

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

冠諸經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

序皆自子雲親自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令升

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

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為十卷雖不

能廣翼賢業庶元巾笥為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

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 咸 序

本宅今將 照本 四
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
意精加校正茲無訛謬騰
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
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為益
之大也建安 謹咨

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宣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
多註書而顯氏矧濶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
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即論並行者非先生之
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僣編盡弛民極都禁惟鄒
國子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出復生揚雄咸能著書
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
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言大決宦奧靡留洞疑
准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
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

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
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
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
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然義難明誠此之謂
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
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
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
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
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
雖祕藏之多卑加於采正在小說之異罔忽於棄

是敢前冒

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黨垂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
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請
東上閣門投進以

聞臣贖犯

宸嚴無任鳴蹕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司馬溫公註揚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雉之間又曰孟子醇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
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
之人其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
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
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
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
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
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
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之晉祠

部郎中李軌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

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

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

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鑄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令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桐部註本及

李桐部最爲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爲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爲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已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異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篇目

學行

脩身

問神

寡見

先知

淵騫

孝至

吾子

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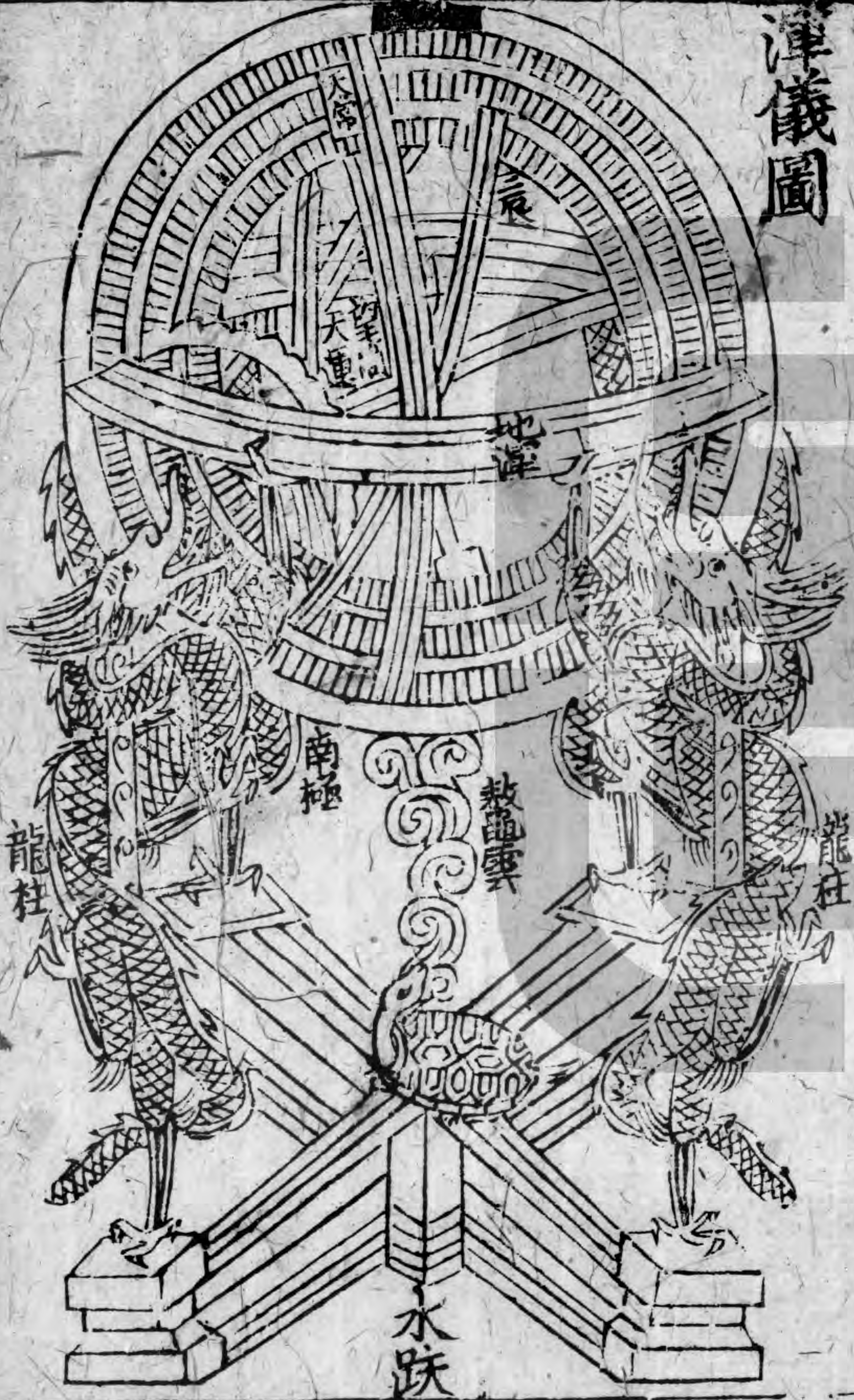
問明

五百

聖黎

君子

渾儀圖



重黎篇或問渾天曰落下闳營之解于妄人度之耿中承象之幾幾
 乎莫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美哉難未幾也後漢張衡傳衡字平
 子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召
 拜郎中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者靈
 憲等罔論言其詳明注漢宮臣秦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
 解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天師法周髀術數具存孝驗天
 狀多所遺失故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精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
 其法也論曰崔寔多稱平之白數術窮天地制作造化注撰碑文也
 本開元祐初蘇公頌進儀家狀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
 天儀規天矩地機隱於內上布經緯以日星行度察寒暑進退如張
 衡渾天開元水運銅渾是也二曰銅候儀今新舊軍儀翰林天文院
 與太史局所用是也又案吳中常侍王蕃之渾天儀者義和之舊器
 積六相傳謂之機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百度者也又有渾天
 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一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天儀銅
 渾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二器也由是而言古人候天具此三器乃
 能盡妙云云見新儀象法要

五聲十



吾子 篇或 問交 五聲 十二 律何 也 註交 猶和 也五

次必曰欲廣其業以竟後竟孝之又其次也光咸無焉為
曰古之孝者為已今之孝者為人為人故又為其次
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或曰人羨父生

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子已乎光曰好呼報反下可以曰未之
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孝不羨父生光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好孝者修己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孝者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

其性仁義禮智信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

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考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
儒金口叩木舌金口木舌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當在

說如木鐸也必曰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
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書曰

每歲孟春道人以才鐸徇于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鑿朱舌所以
文教光曰復扶又反尊尊語八份篇儀封人出曰二三子何患

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又或曰學無大也如質何咸曰質

言性不能不自於孝故為無益必曰孝經說曰性曰未之
者生之質或言孝無益也其如人之質受已定何

思矣夫有刀者礪諸石玉者錯諸石礪石名也咸曰揚子善誘子人以為木之思礪石何無益焉

石名也咸曰揚子善誘子人以為木之思礪石何無益焉
礪夫刀玉非礪而礪之則安能成利乎章之用光曰礪礪石切

礪於皮切雖有良金以爲刀不礪則不能斷割礪而錯諸質在
雖有美玉不錯則不也其中矣咸曰或主而知之或孝而知之及其知之物苟礪而錯之隨其

○必曰孝子而臻道質性命全光曰金玉一物苟礪而錯之隨其
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孝以成德愚者孝以寡過豈

得謂之否則輟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止焉不欲以
無益也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止焉不欲以
不能疆人也必曰止焉則上也光曰不孝則盡其天質而止矣

不能復進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採自直斬而用之
括而羽之鏃而矰之其入之不亦深乎蚺蝮之子殪而逢螺

羸祝之曰類我類我父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
尼也肖類也螺羸遇蚺蝮而受化父乃變成螺羸爾七十子之類

居也仲尼又速於是咸曰蚺蝮桑蟲也螺羸蒲葦也桑蠶子

始生而浦蓋取之於木空中七日祝而化之以變為已子瘞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瘞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
疏云瘞於桑上青蟲蠶蠶細青蜂言與與蠶蠶異類瘞而祝之
以成其子知仲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凍哉
光曰
雅音真於音寒蠶音果蠶即果反祝之又反國國詩學以治之
其性曰治思以精之於道朋友以磨之曰過則勿體此名
譽言以崇之身揚各不倦以終之彌不自可謂好學也已
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
也羿逢蒙分其乃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也
咸曰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弁乃良去策般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乎言實非也
業御者也公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各捨己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
光曰音義曰逢薄江切般音辟按宅書逢蒙或作逢蒙宜讀如字三子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有過人者
必者過人者爾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烏有不可也
此名也咸曰周孔彼名也或曰羿逢蒙處焉而巴矣
或曰川有

或人見揚子并論周孔良般疑其名等如一故揚答以曰川有
下文 祕曰或人謂有道之名有執之名有名無二
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言諸賢之有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
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脫其不字矣何以明之或人問般拜周孔之名如一揚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拜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揚之自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爲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揚此文以嶽瀆爲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四瀆爲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
祕曰周孔顏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衆人所能踰也
光曰吳宋本作衆人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
方術之士言能銷五石化爲黃金故有此問
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
故曰揚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
鑄之令殆庶幾○光曰昔問濛濛不字亦

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
聖人化它物為黃金何以異此
或人跋爾曰自哉問鑄金

得鑄人跋爾驚貌百美也喜於問鑄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

人光曰學者所以脩性也禮曰性仁義視聽言貌思性

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秘曰其性禮者其事視其性智者其

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孝為則本性正不孝則逐物移而天理滅

○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孝則隨物而迁不得其正尊意書洪範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秘曰其性禮者其事視其性智者其

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用言之者數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

可不明慎也咸曰桐當為桐字之誤也雖自序序行云控桐顯

蒙此曰桐子者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注依設文訓為洞無

命也數而言之重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太甲太丁之子既立不用

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處仁迂義以聽其訓已歸亳復

政百姓以寧書曰既往肯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

子者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旨遠也孝至篇曰勤勞

則過於阿衡皆其類欤光曰桐當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

為不少矣而後能一開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

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

之旨秘曰一開猶言一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必立質人

以平之卷書之少人說各異必立師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

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皮命切習乎尹曰勤所

貫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美成

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况習是之勝非乎正經之術謂

明則異端自息矣於戲上音鳴下音呼又許宜切與者審

有道而正焉秘曰務學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

之先莫如得其人而師之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

為不少矣而後能一開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

而後能一開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

然云鄰與魯開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開

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

之旨秘曰一開猶言一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必立質人

以平之卷書之少人說各異必立師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

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皮命切習乎尹曰勤所

貫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美成

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况習是之勝非乎正經之術謂

明則異端自息矣於戲上音鳴下音呼又許宜切與者審

其是而已矣秘曰習乎習誠慎其習也以習諸子之勝於五經

澤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
非禮多然後好之者尚以過於五經
或曰為知是而習之

亦非儒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
光曰蔑仰聖

人而知眾說之小也
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
光曰人苟盡心於

聖人之道則眾說
之不足爭易知矣
學之為王者事其已矣矣堯舜禹湯文

武及汲汲仲尼皇皇其已矣矣
吳祕曰儒者本聖人之道聖

王孔子汲汲皇皇其來久矣荀子曰堯舜於君嚙舜舜於務成
昭禹舜於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舜于君嚙舜舜于務成

昭禹舜于西王國湯于成子伯文王于時子思武王于務成
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寧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

於郊子而齊之季紀官也樂記曰唯立之聞諸葛弘季樂也君壽
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不王乃所季則王道也

或問進於道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
于為切

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
水滿坎而後進人季博而

也光曰子欲有滿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之季不務博而務
精不務知而務行自意子孟離婁下孟子曰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居不居漸猶水乎
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
光曰

鴻漸寒而就溫季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
漸而置高季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鴻水之滿而後進也

漸卦初六鴻漸于陸九三鴻漸于陸
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鴻漸于陸上九鴻漸于陸

易曰山上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
有木漸

已矣
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技條也士人據道義為根本

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
光曰木根不動而技葉進長季

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初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
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吾未見好斧藻

其德若斧藻其斧者歟
斧藻猶刻楸丹楹之飾案禮也

鳥獸觸其情者也
別曰無眾人則異乎

眾人則異乎
奉宣訓誨

特但能奉宣教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誠之性而異衆
人祕曰賢者才之異於衆人光曰能循禮義聖人則異

賢人矣制立禮教咸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而已蓋言
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祕曰聖人作之異於賢人

光曰極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其豈徒哉咸曰
深研幾禮義使衆人自別誠有自焉祕曰聖賢以爲獸雖無常觸情

則動故作禮義使人自別於鳥獸豈疆爲之教哉祕曰聖人而不學雖

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

如禽何光曰不知禮義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光曰言非獨求

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

事無其志安能立其業祕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

人亦顏之徒也光曰晞驥慕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

是祕曰子庶幾疑其難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

晞尹吉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正考甫作魯頌祕曰正考

商頌十二篇以頌湯成獲昭公七年傳曰及正考父注

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祕曰正考父簡頌蓋美禮之

公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公捕有鳥路寢孔碩新廟

詩故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御焉或曰書與經

同咸曰書謂諸傳記之書猶論語孝經爾雅荀孟而世不尚曰

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子孟皆置博士後能傳記博士獨立

五經博士列孝科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未也故云世不尚治

之可乎曰可咸曰楊氏爲皆本諸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孝

官者治之可乎書謂若左氏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

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

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故曰須

以發策決科而同經無所施爲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列于孝科

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
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餘不在焉光曰

於革 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

為利乎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

明明德在親民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書不傳祿利

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獲饗亦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

也耕獵如此利莫大焉曰必項治者以道德為焉王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

子責遷善咸曰參辰二星名晉史董因曰公子重耳以辰出而

晉當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比列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等出處

之正故君子不器乃行近之義也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曰

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義也多其可遷則行善之義也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曰

參辰二星不並見猶善惡二途不同迹是以君子責善而于善

者聖人徒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光曰此則忘切參辰所以不

相近者以定君其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百川學海而

去惡而于善去惡于善而不自則為聖人之徒矣百川學海而

至于海歸之不已立以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

立止秘曰語曰小女及魯止也光曰此為馬路功百川亦海之

之類而小故曰海丘陵亦山之類而小故曰山百川動

而不息故能至於海山者者亦猶是矣頻頻之黨其甚於鷓斯亦賊夫

糧食而已矣鷓斯羣行啄穀前人黨比喻是賊害糧食有損無

人甚於鷓斯之羣徒秘曰鷓斯鷓斯小而多羣言頻頻黨比之

以而不享飽食然曰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朋而

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然仲丘之所耻面朋揚

當以誠心相與切磋商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或謂子之治產

告但外親相媚悅羣居遊戲相從飲食而已或謂子之治產

不如舟主之富秘曰曰白圭周人也各舟字圭亦曰舟主按時若

一壘一區不如舟主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咸曰先

之稱猶先畜

咸曰波利我義必曰言當以義我光曰宋兵本作如

其富如其義音義曰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本從之

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

雖欲從之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
末由也已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
淵淵者類淵是也此對無心者仲尼是也有李術業此外無心
立道者當以仲尼為心光曰首我曰天復本心作止今從李朱吳本言教
術業者當以顏淵為心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
業顏淵不可為力矣咸曰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李
子所立卓爾顏淵聞一知十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無止之者
曰昔孔者孔之徒歸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一

箕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吾子篇咸曰人既裕乎事心則吾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光曰宋本迄作迄今從李

然後誕章諸子想而作詭世之言矣光曰迄至也一本作

及李本然終珉離珉之後詭誕之章作而珉離於道今註於誕

章文下釋之珉珉離珉諸子必曰異端起乃圖微貴此聖人

路賤彼百家雅穢之邪咸曰微善也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

言詭誕之章珉離於道諸子當圖其善而李之戒夫習者也

曰圖謀也微美也辯其異端而謀其刻誤吾子必曰綺靡荒唐彫

人各於尚而不知其正者正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咸曰初子

少年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海作之也咸曰漢儒之賦古詩

乎今之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尔作之者作宜愧焉必曰其或

賦可以諷乎賦數之聲也於正光曰謂若上林頽墮填墮之類曰諷

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謂此

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也秘曰諷之必推類而言極

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光曰時人以爲賦如女工

之有綺縠曰女工之靈矣霧縠雖麗靈害女工辭賦雖巧或

劍交以論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

客謂劍之利曰壯行使人多禮乎言擊劍使人多禮

咸曰當當作壯字之誤也壯行牢獄也劍客之論謂劍可以衛身

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道故對之以爲若使擊劍可衛身則固

其劍術尔今注文与好賦相連段解之復以壯行爲擊劍之形

又曰壯作狂矣秘曰壯行牢獄也言劍之威使人多禮

若已道自防不至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漢都尉善

於用劍之爲善也秘曰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

賦者也光曰賦麗以淫光注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

法則或曰詩人之賦猶二雅之作辭人之賦麗以淫奢者

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咸曰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必曰覽

者已過矣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立法則辭人徒

不可爲法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矣如其不用何秘曰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或

問蒼繩紅紫蒼繩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咸曰言欲辨

紫間色爲故語曰亞紫之亂朱秘曰使白爲黑惡紫奪朱曰明視問鄭衛之似秘曰似

曰聰聽光曰蒼蠅亦交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似雅或曰朱曠

不世如之何

秘曰不必朱曠亦精專而已矣

秘曰不必朱曠亦精專而已矣

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

交猶和也五声宮商角徵羽也十

交猶和也五声宮商角徵羽也十

則雅多哇則鄭

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声繁越也

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声繁越也

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

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

書惡淫辭之淫法度也

書惡淫辭之淫法度也

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發如玉之瑩磨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發如玉之瑩磨

或問屈原智乎

光曰原曰如玉如璧

光曰原曰如玉如璧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

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

書惡淫辭之淫法度也

書惡淫辭之淫法度也

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發如玉之瑩磨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發如玉之瑩磨

或問屈原智乎

光曰原曰如玉如璧

光曰原曰如玉如璧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

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

書惡淫辭之淫法度也

書惡淫辭之淫法度也

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發如玉之瑩磨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發如玉之瑩磨

或問屈原智乎

光曰原曰如玉如璧

光曰原曰如玉如璧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

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

書惡淫辭之淫法度也

書惡淫辭之淫法度也

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發如玉之瑩磨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發如玉之瑩磨

或問屈原智乎

光曰原曰如玉如璧

光曰原曰如玉如璧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

辭勝事則賦

咸曰揚子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

頌者虛過非也○祕

事辭稱則經

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

曰據當詩賦之賦

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

足言足容德之藻

矣

咸曰足言為足容德之藻也

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戚施之義也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

萬以為法法數

祕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者其書十四

曰斷木為棊抗革為鞠亦皆有法焉

或曰言其鞠雖

龍之法類此

祕曰抗當為梳抗刮摩也其鞠戲具器用之末者

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

光曰斷音短抗舊本作抗音

又音款宋曰抗當作梳胡官切從木誤也抗刮摩也言刮摩皮革

以為鞠光謂梳當作梳呼類切所以塞履後也以毛植革而為鞠

皆有法以取勝不令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人之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

祕曰觀書者君

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列苑也况介丘乎

咸曰觀遊猶卑也介小也

光曰宋吳本

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也

咸曰無水也

祕曰介大也

列苑作麗也今從李本

力紙切苑移近切

觀則知眾山之連延已甲矣

大立乎浮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

獨小矣况竭澤乎猶習五烈而觀則諸子已小矣况詭辭以為法

乎尔雅謂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去濬流地中汨軟沙壤

所受渠多眾水濶清宜其黃濁詩云江有先論江水大沱水小郭

云此故止水別出耳

光

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捨五

經而濟乎道者未矣

無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

識道也

祕曰諸子若惠施公

之戶不可勝入矣

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糲

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

光曰

曰惡由入

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

光曰

曰惡由入

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

曰孔氏孔氏者戶也祕曰正門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

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祕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戶乎曰戶哉戶哉言斯戶也豈先也哉吾

獨有不戶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發戶哉光曰闕

曰史乎史乎猶勝於李諸子之妄不李之闕也或曰有人焉自

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

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

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勝祕曰志其皮之虎也羊假虎

則戰人假偽為名考實則窮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羊聖人

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

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祕曰別辨別也聖人文

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辨人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

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豹變則豹君子矣豹變則虎

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君子矣豹變則虎

咸曰狸變豹豹變虎豈效邪亦稱循善誘人也祕曰君子瞻聖

人亦聖之林光曰言三者皆有文章顯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

其質去彼取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能釋義祕

此觀也好說而木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

曰若市書之肆好說而木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

不合大雅祕曰見則諸儒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聽也

無淫非正不聽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穢亂聽有淫

言則是非相亂聽不正則入乎邪僻光曰述正道而稍邪

者有矣咸曰吳起述曾子反名不孝韓非述荀卿卒聞刑名

正道而其辭曰吳起述曾子反名不孝韓非述荀卿卒聞刑名

光曰多昌者切曰吳起述曾子反名不孝韓非述荀卿卒聞刑名

音義曰天復本草作精正道今從諸家本言聖道而陷於異端者

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然為已猶得不毀傷之義無親疎之別大為不可故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斯受之而已矣此孟子開之之辭也秘曰楊宋墨翟之橫議充塞聖人之正路孟子辯而開之廓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秘曰若韓莊六尚自

比於孟子孟滕文公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閉先聖之道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

折諸聖光曰折之設切下同萬物各狀雖殊其性命皆稟於天無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於聖或曰惡

觀乎聖而折諸光曰惡曰在則人亡則書五經其統一

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修身篇也曰修身者

事有本真秘曰凡事有本陳施于意動不克咸誠

威音威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本諸身自求

已意自布行之而勿求備於人故曰不克咸誠

曰言陳施之動成萬法而不能成一其本在修身光曰咸感也

人欲陳施其意落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承浮偽內無本

直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也讓修身秘曰內充至理而行修身以為

弓矯思以為矢秘曰矯思猶正思也立義

以為的莫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

後發俱中道之宜莫定也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子

以為人性善而揚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言雖異然大同儒教

言尋流厥義兼通耳推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該兩

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秘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

故赤子之生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笑喜怒喜怒者善惡之端也是

正性與善惡相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所謂混

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

下焉者惡中焉者可上可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

則不憂咸曰匡人圍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或問銘秘曰若湯

父之鼎皆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數美戒聖人之辭之盤正考

可為也所謂文章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秘曰聖人之法故可

為也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為也語曰未若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敬素

全德故人信其言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敬素

者以多識力行以安道善者導之以仁珍其貨而後市價必

脩其身而後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所

不備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

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或曰君子自守必奚其交曰本有為作

書習是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光曰宋吳

為友今從李本直意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

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秘曰

子之交謂之朋友非朋黨也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秘曰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上也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秘曰

人情莫不好大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君仰觀聖人之道則知己

下矣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

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惟三年不窺園以

二君才德高美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

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克爾儔

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秘曰

禮服也智燭也秘曰信符也秘曰義路也秘曰

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知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處
以致誠 祕曰可以合契 光曰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

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 祕曰發而
皆中道

有意哉 祕曰謂志於道 子離婁上仁人之安宅也義
人之正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

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祕曰
惡乎

自畫 光曰按 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 祕曰言當以仲
尼之道治修其

己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寡也 祕曰言世無仲尼
而已 光曰若人人治 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祕曰治己

而已 光曰若人人治 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祕曰治己
已以仲尼則仲尼宜多 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祕曰治己

可也 光曰高 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祕曰治己
或曰田甫田者秀喬喬

思遠人者心忉忉 祕曰有秀喬喬之秀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怨
成曰秀喬喬當為驕驕用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田維秀驕驕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諸侯猶大田無人
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之言當率猶有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
未論故引是詩言君子之世而求仲尼猶大田良秀驕驕而盛也

遂其獲不可得矣故思遠人心忉忉者也遠人指仲尼 祕曰
謂如甫田讀如驕驕以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

田而少功徒使秀驕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
曰無田甫田維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光曰李本甫作圃

今從宋吳本上 曰日有光月有明 祕曰此言仲尼雖沒而
音旬 音喬音驕 曰日有光月有明 其道有焉猶日月雖遠

而光明在焉 祕曰 二年不日日視必盲 二年不日月
日月在此光明甚速 二年不日日視必盲 二年不日月

精必矇 則不見日月而盲矇以喻不奉問人 祕曰言仲尼道存
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年而再問言三者奉成數也夫

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月之變
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絕矣遂至焚枯萃沈真行而已矣

祕曰三者用數之終數終而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矇矣 光曰
矇音 燧魂曠枯糟萃曠沈 萃執也 光 摘埴索塗真

行而已矣 埴土也音人以杖擗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
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 宗元曰燧明也燧魂同目

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萃如段季之季目睛之表也言魂之燧明曠
以則枯精之輕浮曠又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

真行而已矣 祕曰燧光也燧魂神光精萃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
柳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

柳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

柳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

於是杖藜地而求路真自然行矣張晏云李若段之白皮地也
光曰○也能立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脩身而不由
聖人則為奔人矣觀物而不見日月則為奔目矣
或問何如

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
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光曰宋吳本本作言重行重貌重好重

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觀

卑也必衆故行輕則招辜威曰曰冒禁必貌輕則招辱威曰人

亦多好輕則招淫威曰嗜其邪禮多儀或曰日

具不食肉肉必乾日具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

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史音古或

義曰賈人術南過實從今宋吳本其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山雌

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其無憂適意之然君子之

之簞瓢臞如之何咸曰臞瘠也此幾顏回之一簞一瓢已其

在上簞瓢梓茹亦山雌也何其臞也咸曰梓謂以手梓且茹

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鳥獲舉之而輕多力

或問犁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咸

或問犁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咸

或問犁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咸

或問犁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咸

或問犁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咸

或問犁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咸

或問犁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咸

或問犁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咸

也皮去毛曰鞣光曰曰同咸曰言其為牛一也故則何

以不犁也咸曰言既為牛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駢而不用物牛也

鬼神不取其犁也貴純色而不取用也如剗羊刺

豕豕能賓犒惡在犁不犁也剗羊義見易咸曰豕能當

牛羊不毛雖雜色可矣故犁與不犁皆用之秘曰如為賓客師

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能以禮罷之餉之知飲酒義曰朝

不察朝莫不發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文則罷光曰剗苦圭

切惡哀都切音義曰豕能音疲勞也揚子以為其欲為君子則不可

無禮文若欲為眾人則何必禮文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

好問仲尼也言魯人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秘曰若哀公

鮮也曰魯未能以問仲尼故也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

能用秘曰今魯不用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

或謂成曰自平王東遷則衰刺矣故仲尼降王黍離詩於國

其不能復雅政而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

能使魯作東周不亦異乎曰不然也孔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

東周乎此言當復西同之盛於東周之也也豈仲尼左但能作乎

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兩言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宜下

與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心爾言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宜下

之道哉今揚子之意兩言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宜下

莊之書則引諸門乎秘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也今

解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明謂孔子曰在夷貉則引之

秘曰韓莊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倚門牆則磨之日

人不知樂禮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倚門牆則磨之日

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面不及道者

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未也轉為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

惜曰上裳下裳借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

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王道今聖人耳不

乃絃鄭衛誦誦韓莊聖道未成而更於邪僻矣安用之

順乎非之聽正口不隸乎善惟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隸習

也言不笑習光曰聽羊至也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衆

人無擇焉惟用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如

求富貴貪生而已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祕曰惟義所在

曰神神德行也咸曰夫神進乎萬變聖人如之豈上壹於德

而固焉謂神曰盡善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四之謂神萬觀乎賢人則見衆人

賢人能以爲人所不觀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光曰卓爾有觀乎

天地則見聖人祕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聖人之道賢者宗之

取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已法

祕曰欲廣其道光曰險猶衆人用家檢

曰已師爲己之師也光曰天下有二檢限度也

家人自以爲法光曰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

所安和者不出其家光曰天下有三門所謂調觸情祕

編於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曰不性其情

光曰如禽獸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祕曰禮者仁之所履義者仁之

從李禽獸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祕曰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

或問士何矣斯可以提身名提安必曰提福也福者百順之

題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其爲外也肅括則可

以提身心物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祕曰心志廣深而儀形

肅括不君子微慎敬德悔吝不至何元懣之有也

肅括不君子微慎敬德悔吝不至何元懣之有也

肅括不君子微慎敬德悔吝不至何元懣之有也

乎德訓下士之耳訓乎已德聞而誠之下士是已訓乎已

乎德訓下士之耳訓乎已德聞而誠之下士是已訓乎已

乎德訓下士之耳訓乎已德聞而誠之下士是已訓乎已

之訓言不慙行不取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
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秘曰言焉而不慙於言行焉而不
不取於行雖聖人猶畏憚之先曰人之言行無可慙取者是全
德之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三

問道篇咸曰身乎克脩道乃

芒芒大道洪荒混茫之初咸曰大道統言聖人之道芒芒者

李本大作天今從宋真本昔在聖考聖人作萬物觀代儀肇畫八卦六位

並古先聖人考制之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故篇中皆

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論注獨指伏羲畫卦以

解之不亦謬乎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二五得中然後利見咸

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幾者惟顏子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

猶師也過商也不及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注

以二五解之其非類矣波二五者言一時居位安危之家此統講

中庸之理相去異焉學者辨之秘曰大道芒芒然惟聖人考之

遂明大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中洛出書也洪範

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回之為人仁也釋乎中庸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不可姦罔咸曰中而正者非姦

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周所及光曰姦謂

侵壞周謂誣罔言聖人大謬問道之本而求乎洪荒夷曠之

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道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或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

也無不通也或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或曰可以適侂歟言道既可以適侂

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侂道君子正而不侂或問道光曰宋吳本無曰道若塗若川車

航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

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或曰非也或人知

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川曲而通海由之

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道歸正之義或曰上

不可無之於一身夫道以道之或曰尊達也有德以得之

仁以人之或曰有仁則人必歸之義以宜之

禮以體之或曰有禮則天也五者人之天性

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戶昆切五者合而為五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成人五美備

道光曰尊道德禮樂老莊申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或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

也無不通也或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或曰可以適侂歟言道既可以適侂

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侂道君子正而不侂或問道光曰宋吳本無曰道若塗若川車

航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

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或曰非也或人知

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川曲而通海由之

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道歸正之義或曰上

不可無之於一身夫道以道之或曰尊達也有德以得之

仁以人之或曰有仁則人必歸之義以宜之

禮以體之或曰有禮則天也五者人之天性

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戶昆切五者合而為五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成人五美備

則混為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秘曰道統仁義禮德故謂之道入統四體故謂之人可合而不離其明乃全也韓吏部曰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或問德表問德曰

之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闕一則不成人或問德表問德曰之的然為天下表者光曰問有德曰莫知作上作下作莫

知為上之樂為下之苦或曰非也作修也君聖而修之於上臣忠而修之於下故上下交修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德之標準也秘曰德足乎已加乎民天下有道比屋可請問莫知有禮

封豈有的然作之於上作之於下而莫知也請問莫知有禮請問莫知光曰言民日由禮而不知其制也秘曰德既然矣請問禮光曰李宋曰本皆作請問禮莫知音義曰天復本作

化既出於上豈得或者以為治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矣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秘曰民可使由之不既行而不能效則民得之矣何制之知焉秘曰禮亦然光曰

德者得也有德者行禮於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人自為善言知治化之或曰孰若無禮而德秘曰何如去禮而專任德安用繁文之禮曰禮體也入而無禮焉以為德禮如體無禮何得為人

禮何能立德秘曰禮人無體非人也或問天曰吾於天歟何由為德光曰言禮者德之體也見無為之為矣咸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秘曰天何

為哉雷動風散雨潤日烜山止澤訖而萬物生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秘曰莊子曰彫刻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咸曰言乃彙

然一也彫刻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訓饗餐食秘曰老子之言道德其所以道其德德其所德雖然及提提仁義絕滅

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

義者別為一端以至崇道德薄仁義非禮家語稽孔子問禮於老義者別為一端以至崇道德薄仁義非禮家語稽孔子問禮於老

主取羣廟之主以從迎四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聃云又稱老

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為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之類亦曰老氏之作也言哈食之術文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為之名欤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設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也光曰音義曰都回切舊本皆從手擲也因徒計切亦擲也漢書云以傳高提吳太子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鳥

開明哉咸曰言推仁義滅禮學則吾道替矣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否

開發咸曰冬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吾道之替以為之明者惟聖人爾他則愈蒙開矣佗指莊列之類祕曰吾道可以開明哉

推開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諸子佗道無所聞焉冬冬耳也冬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郭璞去冬冬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光

曰開啓明白言通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

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祕曰聖人言之不通

極至吾道無所昏暗開之廓然見四海光曰無所不通

作開音義曰開匹更切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

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

壯宿其業光曰宿蓄火也以諭裁之於身允治天下不待

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咸曰五禮五教

於堯舜信治天下而捨是維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疣贅體之外物者也祕曰黃帝堯舜俱以禮文五常之教為治若信治天

下不俟禮教則黃帝堯舜其為外物邪光

曰疣羽求切贅之端切疣贅言冗長無用也或曰太上無法而

治法非所以為治也咸曰或以太右無法陶然自化疑今之

疑其無法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咸曰惡其與禽獸同

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叙上下

犧大明天地之撰畢天下之能事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

法制始於伏犧而成乎堯光曰伏犧始畫八卦造書契至于唐

堯而煥乎**匪伏匪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咸曰峭峭

其有文章獨取義而下祕曰峭峭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

義起也故或由已或問大聲光曰問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訖訖

父而愈盈尸諸聖尸王也雷霆之聲聞當時無窮光曰宋吳本改作曰可則因

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舉出相反而其道一也秘曰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為是則因之

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化因而循之與

道神之華而化之幽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

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

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矱也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應化而

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功也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應化而

耳時不失道又何為哉在昔虞夏殷周之爵行堯之

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咸曰阜盛

無為矣秘曰阜厚也垂表拱手紹祭之後纂紂之餘法

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紹祭者成

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

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亦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也

光曰宋吳本皆作天民無下字李本作天下民或曰太古塗

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太古下

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一秘曰太古

未作禮樂是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光曰老子曰古之治者

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提提仁義絕滅禮學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自見耳

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秘曰天之始

聖人聖地作信以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

而塗塗諸咸曰言使民視聽行由禮樂則安用塗之如其視邪聽

有民焉得而塞之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

昔夫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塗之安可得哉

或問新敝秘曰問政教之隆曰新則龍衣之敝則損益之

值其日新則龍衣而因之值其敝則損益隨時咸曰新猶初革

命之始也猶猶父守成之際也宋革命之始制度未立姑仍舊貫

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曰修德任賢則舞于兩階而三苗格故仁者無敵於天

下何狙詐之有 祕曰駕御推謀亦須有道 尤曰當以識度恩威為本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

斂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或曰言將征伐諸侯以為威必資狙詐其可亡乎 光曰言立威必須征

伐征伐必須狙詐奈何或曰言立威必須征伐征伐必須狙詐奈何 光曰言立威必須征

多也或曰言立威必須征伐征伐必須狙詐奈何 光曰言立威必須征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或曰言征伐必須此乃可 祕曰若三王者亦皆有

征曰縱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或曰言征伐必須此乃可 祕曰若三王者亦皆有

得已須征之自有周禮司馬之法何必誅哉祕曰周官司馬以

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征當用是法何必狙詐哉光曰司

馬法齊人所述古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祕曰申未嘗韓

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戮之

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若何牛羊之用人也 峻刑戮之

牛羊臨之以刀狙故曰不仁之至若何牛羊之用人也 峻刑戮之

也祕曰不教而殺視人如牛羊 若何牛羊之用人也 峻刑戮之

腹不腹臄也斂腹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為大節祭祀先

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天蟻也蟻應劭去蚯蚓也呂氏春秋

曰南呂之月蟹入丸故蟻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

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以乎其極死猶狐狸蟻蟻不

過乎腹臄之候矣光曰腹臄皆落候切猶餘忍切或曰刀

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或曰砥磨石也 砥亦所以利之

利之以砥筆秀銛之以刀申韓行法以救亂如刀砥亦所以利之

也祕曰民不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砥當為銛砥所以

淹二切今從李吳本息廉切古以木為筆或者亦可砥乎 曰

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砥酷之甚

加諸刀則莫若秦為尚矣其如不仁何 或曰刑名非道邪

何自然矣或曰言若以刑名非正道則其令民也何亦化之自

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止曰何必刑名圍其擊手劍反

自眩刑亦皆自然也或曰言雖詭技皆可自然而非正道之

光曰李本自作目今從

宋吳本若自然者皆謂之道則慮其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自惑
擊劒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有時而自制是亦自
然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

之言咸曰非也言刑名猶愚其擊劒雖亦自然然非正道之法故
此文以王道示之大者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

之姦註乃別為一段以聖人諸子釋之非矣祕曰大者禮樂也
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

禮樂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光曰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
者大刑名可以輸切一時所用者小其自自然之道則同其為姦正

則異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光曰以上言太上無法曰
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咸曰唐虞成周之道德如申

韓如申韓咸曰再言者疾之甚也祕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仁
義禮樂之法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

為莊周申韓不乖真聖人而漸諸惡扁則顏氏之子閔
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

曰台我也光曰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質之益
濟子廉切台音胎

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應楚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
之心此可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而老子以無欲觀妙為理至周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時有疑
不願厚幣之迎是少欲可取耳

風焉咸曰言鄒衍之術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言然其本以
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

之意此可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山至周
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

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祕曰
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滅絕禮孝之

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
臣之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

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親隣亦不欲見之矣光曰罔罔
也

也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之三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問神篇

或曰既近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

光曰惚恍無形方道也

事數繫諸道德仁義

禮

祕曰神也心也惚恍乎無端以經緯於萬方而並有歸趣事繫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光曰君子之心

主此

或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乎心而已

或問神曰心

疾而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

光曰物之神者莫如心

之

或曰未諭心之義故請之

曰潛天而天

光曰潛深也潛地而地

惟其所潛

於地而

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

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

或曰言出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然一潛其心可盡

見之況人道之近事理

之淺安能藏哉倫理也

敢問潛心于聖

或曰問可以潛心于聖入之道

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威曰文王演易仲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達也祕曰文王作易繇辭以盡顏淵

亦潛心於仲尼矣夫達一間耳其始無幾威曰間當

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擊辭仲尼準顏子其始庶幾

具辨庶幾所未通者一聞耳子貢曰神在所潛而已矣遠無心

則其速至天神天明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冥照曜

曰至神運日月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萬物成其類人以潛心考

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光曰入亦以神明精粹純縉萬方

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人心如神變化无常操而持

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祕曰在天地則存捨則出入無

時莫知其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光曰聖人

於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探幽索微祕曰聖人如天常

山責其切至者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

無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

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萬物各得其所天者不為而自成入者為

之然後成和同其際使之無間者也龍蟠于泥玩其肆矣惟聖人知

知龍愚不知聖玩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于泥玩其肆

也咸曰玩哉玩哉惡觀龍之志也歟蒙與衆人同列衆人豈知

聖人之志哉光曰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或曰

志高深遠大小人固不得而知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或曰

其長為玩同肆不能飛天光曰言君子必欲居大位乎或曰

未可既飛且潛義兼出度食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

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 咸曰言龍之且潛雖飲食之間不致

忘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尚蒙雖飲食之間不致忘於形思

所以行其道也故暫為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之矣 咸曰

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言

聖人亦然 光曰宋皇本處亦忘今從李 易乾卦初九潛龍

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 勿用九五飛龍在

天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姜里 秘曰文王聖人也何以制

乎姜里對囚文王於姜里

曰龍不以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 手者桎梏之

當為于字之誤也言龍雖為蛇同肆然終不制於泥故龍謂之龍

聖人雖為蛇所囚外然終不其刑故能謂之聖人今注文稱手者

桎梏之屬意謂文王雖囚而不桎於桎梏也按賈誼新書云紂作

桎數千眼諸侯之不謂已者桎而桎之文王桎桎囚于姜里七年

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桎矣安可謂之不手哉 秘曰手皆

也說也文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所以

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動也吐之 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

人之手光謂手謂為人所提攜指使枉已之道而隨人左右也或

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

知也秘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止名

四傳司馬 百物而名顯文王綴辭而義彰可謂益矣今云文王六十

并而言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

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如春秋 秘曰因舊文

下更有因字 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

今從李本 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人而有應時造書

也 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人而有應時造書

故道非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六子也應時而

造若三代之禮樂著損益可知也 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

而造謂禮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愈知闕焉 咸曰易損其一

食

飲

不

妄

形

其

不

可

得

而

制

也

歟

飲

食

不

妄

形

其

不可

得

而

制

也

歟

飲

食

不

妄

形

其

不

可

得

而

制

也

歟

未可

既

飛

且

潛

義

兼

出

度

食

不

妄

形

其

不

可

得

而

制

也

歟

飲

食

如易之可推尋 咸曰易之虛一者非損夫之蓋著者法然也音失
過半者經秦火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而尚可推
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谷之以下文 祕曰孔子序書存百篇
之義而其篇亡不可復知序易存六十四之次設或亡一即可推
而不知之是序書不如序易 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 咸曰言
者蓋著者數之法可推數而用故也 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
光曰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 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
之何矣 如善者曾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无如之何言不敢
虛詐而補之 祕曰被易卦皆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
書序之存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孔子亦未如
之何 昔之說書者序以百 祕曰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
亡夫 秦焚書漢與采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
無亡脫蓋古文獨存 光曰空若頁切音義曰空缺也 虞夏
之書渾渾爾 深大 咸曰渾渾猶淳淳也言虞夏尚有唐風
其渾 商書灝灝爾 美曠 咸曰灝灝猶漫漫也言忠質之化
雅也 制尚疏闊漫漫然 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

也謂其 周書噩噩爾 不阿附也 咸曰噩噩猶察察也言尚
遠大也 猶言誇誇也 下周者其書誰乎 下周者秦言酷烈也 祕曰
謂其明正也 李本誰作誰今從宋本 渾胡本切 灝胡老切 噩五各切 渾渾
略難知之貌 灝灝富大之貌 噩噩明直之貌 其書誰乎言不足
為書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 歟 祕曰五經之難解也
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 光曰覆地俄
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 祕曰俄頃大哉天地之為萬
物 郭五經之為眾說郭 莫有不在其內而能出乎其
或 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 何後世之闇闇也
咸曰闇闇當作信傳之誤也 闇闇中正也 信信大聲也 言聖人由
為後世非其道者之所吹也 若謂闇闇中正之義則理不通焉
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日月乎 何使後世之文者徒
闇闇貌 俗之而不能達其心也 闇闇和也 和悅之貌 光曰宋
本言作門令李本作言語中切 言 曰鼓曠能默 鼓曠不能
言 爭辯之貌 謂李者爭論是非

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

曠默默審於樂咸啞物声也 祕曰喊声也曠曠之和雅能使默

而識之者必有曠曠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之甘美能

使滅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

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享者不齊之心也曠曠

師曠也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

大戴禮曰失管仲任豎刀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味 光曰

咸呼曠呼曠下漸二切狄儀狄浩酒者牙易牙曠曠能審正声而

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曠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審和味而人

之口酸辛咸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 君子之言

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

幽必有驗乎明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于行事 遠必有

驗乎近咸曰猶大雅之德及黎庶而本之於 大必有驗乎

小咸曰猶二南獲瑞而由之室家 微必有驗乎著咸曰

秋之推至意而顯成法 祕曰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

乎不妄言必有中 光曰言雖幽深遠火而

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祕曰難乎為君子也 惟聖人

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祕曰發言成教 白日以照之

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咸曰有所發明如白日

所滌浩浩其盛無能當之者 祕曰照之

面目之辭相適咸曰祕曰

通諸人之嚙嚙者莫如言盡盡猶憤憤也 彌綸天下之事記又明

遠著古昔之嚙嚙傳千里之文文者莫如書所不見

文心文心所不了 咸曰書謂書畫之書嚙嚙猶喋喋文文猶勉勉

言書畫者所以著古人喋喋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 祕曰嚙

也千里自勉之行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自勉者君子勉為君子

小人勉為小人也 光曰

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畫紙成書

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祕曰：畫猶圖畫，聲畫豈形君子

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斷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

以動情乎。咸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

之辭渾渾若川。渾渾若大川之流。祕曰：順則便，逆則否者

其惟川乎。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或曰：仲尼聖者

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咸曰：言不能曲，傳以

為。祕曰：范、蔡、魏人也。說秦昭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蔡澤而

代，雖為相，言孔子不如。光曰：不如范、蔡、澤能偶合世俗以

求富。曰：聖人者，范、蔡、澤乎。咸曰：言聖人肯若范、蔡、澤其如聖

何。咸曰：范、蔡、魏人，于士藉得事秦，為相，號應侯。蔡澤燕人，說燕

則亦為小人，安得為聖。或曰：淮南大史公者，其多知歟。

易其雜也。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一十餘萬言，大史公司馬談

也。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曰：雜乎雜。祕曰：惟其不

神，仙黃白之術，濬京九流百家雜語。曰：雜乎雜。祕曰：惟其不

知皆歸。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

多教員矣。動而愈為。咸曰：教員疾乃身之蠹，蠹者也。夫書書而

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咸

揚子著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參比，一三三取其二數

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一百四十三表七

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四十三表七

紀節，候鍾律星斗五行，咸著焉。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曰

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言者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

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咸曰：當

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

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剛詩書定禮樂，約史記而修春秋，復

與諸侯門人更藏典制，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

煩更作書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討正故無古事可述而屈身拜朝自非作書者成一家則何以明其道哉○秘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類頭歷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二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林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鍾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童烏乎 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而苗九齡而與我玄文 顏淵弱冠而與仲尼居言易童烏九齡而或曰玄何為曰必首何歸 光曰為于 曰為仁義 成曰言玄者為仁義而作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 秘曰言玄者為仁義而作曰勿雜也而已矣 息維則焉為邪生 咸曰言玄二鄉田戶可劇申韓之徒雜以巫沅機祥刑名浮虛而亂俗今太玄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依早斗五行之用然其自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為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入

知吉凶之來善惡之修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 秘曰引之必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玄在之故曰為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舉九據玄道也玄之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在易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在天地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 光曰則象天地以為人紀異術無從而或問經之艱易 秘曰易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 咸曰請益可了故易 秘曰若亡則艱 咸曰師益○秘曰若七十子喪而太義乖 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 秘曰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 光曰聞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 光曰未無也亦廢亡雖札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 秘曰魯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 光曰監於二如秦之

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秘曰秦燔滅文章

廢雖季子何由知之 光曰秦訕笑三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衣

為苟簡之制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亦難矣

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 秘曰君

籍獨取其尊君抑臣者 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 秘曰權在

有之是衣而不裳也 皆其物也 秘曰上衣下裳大順之道

君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桓滅齊王莽篡漢三女姦之興

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之或問文曰訓 訓順也 咸曰言

際雖不失尊嚴不和樂存焉 未達 論曰事得其序

問武曰克克能 咸曰言克定禍 未達 論曰事得其序

之謂訓順其理也 秘曰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 勝已之私

之謂克惟公亮也 秘曰弔民伐罪與天下公共武之克也

矣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 咸曰行所為無或禦者

者故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 秘曰知德者蓋寡安得 曰

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

用之不為賢愚易光 咸曰所以顯淵不 必我知而為之光

改其樂也 秘曰為而不息其光愈大

亦小矣咸曰君子之不欺闇室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

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蓋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

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寵也 秘曰幾近也言何不附 曰君

子德名為幾秘曰以德近名 光曰君 梁齊趙楚之君

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秘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 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嘉非不

富且貴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 光曰惡音 谷口鄭子真

鳥言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

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既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己以絕

平二年王鳳聘鄭子真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 或問人曰

鄭朴字子真 光口李宋吳本覆作振少從漢書

難知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曰曰焉

難也形影於外視之易見曰太山之與螳垤江河之與行潦非

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大聖之與

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亦若影響人罕察識故胡亥

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祕曰若

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鼓虛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咸曰夫

小幾淺故易知祕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

無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泥之偽也豈能

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者也光曰李本作

能別似今從宋吳本見玉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

國語孟公孫丑上泰山之於丘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

則取德則否何謂德德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德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為過德可采取也

祕曰街引天地剖判

以來石德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德也

古是德也

真靜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不占則皆過言也

欲聞其義祕曰

問莊何以德

莊在漢之語君

子所不道也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問明篇

窮神知化是謂明矣故次之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咸曰明哲之人逆見微隱故施照無窮

遜于不虞

曰

遜遜順虞度也遜乎不虞之非理

以保天命

咸曰不虞猶不度也遜順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

言遜

光曰李奇曰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照無

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墜

誤問明

祕曰君子見幾而遠

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為明也

或問明曰微

咸曰夫微研幾極深規於未

論聖賢之明智

足為或曰微何如其明也

咸曰未諭微義疑不為

曰微

而見之明其諄乎

祕曰微已察之明豈亂哉

聰明其至矣

乎

在於至妙之人咸曰言窮微乃聰明至極之美也祕曰堯曰聰明文思舜曰聞之聰明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

明者見事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為堯為舜不聰實無耳也不

明實無目也咸曰言不聰不明雖有耳目與無同也光曰敢

問大聰明咸曰既知微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

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

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視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

言負薪之說咸曰眩眩猶杳而真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夫夫聽之甲而及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明王之所以不棄市并

幽賈之言者蓋此也聞主則不然光曰音義曰眩胡洵切眩眩

幽賈之貌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聲天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

甲者天必知之故無若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

甲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

天下小事為不少矣巧麻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秘曰小

每入知之師之貴也知大知也秘曰賢者志其大者大知聖

道小知之師亦賤矣光曰相雞狗亦其基踴踴雖妙何足師乎

子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光曰過或曰亦有疾乎

光曰問揚子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艷之誠實

亦有病也華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篇與法言為教一也

但無大玄爾註以華為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秘曰孟子與

子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唯易

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曰撫

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子之時力言仁義時君猶謂迂闊

何暇言易乎今揚識之示人之宗本耳光曰撫音隻拾也皆謂

小知浮淺之人曰國子盡心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或

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秘曰仲尼彌年行

夫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汲未嘗曰天非獨勞

無事盡天勞苦之亦困病矣莊列之論如此曰天非獨勞

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

天亦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日行天樂天咸曰所以聖樂聖

一得踰一度未嘗休息何病乎天樂天咸曰所以聖樂聖

咸曰所以聖樂聖

樂其通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行之自樂或問鳥有

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

道秘曰疑夫騶騶之馬亦騶之乘也光曰羣鳥之於鳳

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秘曰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鳥

去諸秘曰聖道不益於庸馬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

於庸人蓋去此俗儒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

聞焉去之阮也秘曰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

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

之則與秦之阮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斯咸曰陷聖

也非惟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此猶仲尼不去其羊以存告

曰斯此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阮於秦者亦以聖讀庸行好橫議以

非世故秦人深疾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秘曰仁義禮信非智曰多

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諫殺身者

遠矣咸曰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諫箕子以其智為

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咸曰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

貪利徇名則殺身用智明道時然後言何害之有仲尼聖人

也或劣諸子貢秘曰叔孫武叔陳子貢辭而精之然後

廓如也精明咸曰論語去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

也及有開見空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

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

言以為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於戲呼今從宰本於

鳥宜夾吳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咸

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光曰李本慎作盛屬下章今從朱

而非之此觀書成湯不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不承

者所宜慎此曰由小致大不亦不乎咸曰由七十聖王天下

里不咸曰由七十聖王天下華夏以天不亦承乎咸曰順天應人

也淵懿文王曰問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咸曰淵深也夫

浸以光大不亦懿乎咸曰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

勳光或問命修短之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

也天非人所為人為不為命者非謂之命請問人為

謂之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咸曰夫可為此

善而生存因惡而死二暴虎馮河之類非命也人為之命不

可避也修短之命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冉伯牛

事可以主存而自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冉伯牛

也咸曰言顏淵非有皆早亡者非其為之若立巖牆之下

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論伊感曰以其無避

徵病招死此自為之豈所謂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者祕

曰處乎危險動為病之徵行為死之招豈曰命乎孟子曰知命者

不立乎巖牆之下光曰吉人凶其吉故能常吉誠慎之至

也光曰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凶人吉其凶以凶為吉

豈弃忘寡人乎是得吉猶以為凶也光曰紂淫虐將亡災異並臻而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凶猶以為吉也辰

乎辰數時逝也曰易來之速去之速也祕曰言時

亦時也君子競諸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曰君言

敗俗光曰李宋吳本譎皆依譎女耕功字書譎小聲也宋咸曰言者不知而作感譎好敗則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

論言小言也小言之敗風俗小好之敗法則苟安之敗德本傳曰
雖小辯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情之
所好者禮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君子謹於言
取安也光曰姑且息休也安姑毒故敗德

法不言慎於好則民為之要於時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
及時也光曰五只不見震風之能動龍耳贖也雷風非不
曰通紀力功光曰贖五怪切言安急之人天所不能福或問君子
化四凶光曰贖五怪切言安急之人天所不能福或問君子

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可人不論曰未之思矣曰治則
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光曰鴻飛
冥冥七人何慕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

書莫作慕音義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慕宋表註
去莫取也鴻高飛冥冥難七人執縵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慕或
謂慕誤也光曰鴻高飛冥冥難七人執縵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慕或

謂逆取曰慕鷦明蓬集食其勢者矣其所也鷦明作竹實
之勢木食君子非道德之錄不居咸曰逆行難也德憚也明當
為鷦鷯鷦鷯南方神鳥似鳳也言鷦明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其食

鷦鷯之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故舉鷦鷯以為之擬
爾夫鳳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註以鷦明非竹實不食又以蓬
集為類聚羣游皆非矣夫鷦明為神出當冲天遠去故下篇亦云

謂食其勢者矣光曰鷦明似鳳南方神雀難於翔集蓋非鷦鷯不食
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其祿蓬行難也光曰鷦音焦蓬良刃切
音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明南方鷦鷯西方鷦鷯北方鷦鷯中央鳳

鳳又司馬相如傳云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府曰鷦鷯狀如
鳳凰光謂說文朋及鷦皆古之鳳字也羽鳥
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鳳鳥踳踳匪堯

之庭踳踳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
不降步也光曰治則見非堯之庭乎光曰踳踳七手切
耳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

亦貞乎得潛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耳曰時未可而潛不
利以其有正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耳曰時未可而潛不
亦貞乎得潛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耳曰時未可而潛不

時不亦耳乎行止不夫其所得嘉之會或曰隱
身或曰問何以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
安生其身

哲乎咸曰言童蒙家無知者亦能活何必明而哲光曰君子

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秘曰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亦曰用明保慎其身

也越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咸曰庸愚也

多也言庸愚塞路多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秘曰庸愚也楚兩龍夢之繫其

清矣乎楚人龍其君實龍其長情秘曰龍勝龍其全民皆楚人也立著

復仕奔以太子師友奈酒迎勝不食而卒言其繫中清矣蜀莊沉冥秘曰莊遵字君平蜀人也

沉冥光曰三輔決錄曰君平名遵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

苟見不治苟得所謂沉冥也光曰見賢過切養父幽而

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秘曰意肆成都父幽也雖隋和

珍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吾

珍莊也居難為也道為難也秘曰莊通歷數以才

他人之所難光曰吾所以重不慕由即夷矣何竟欲之有

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咸曰言莊君平非慕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秘曰莊

曰好大者為之也秘曰好大言者顧由無

求於世而已矣秘曰由隱者也無所允哲堯儻舜重則

不輕於由矣咸曰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

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由此言之堯豈先讓由

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于許由也秘

禪戰功光謂信以堯禪舜之重光曰禪與禪同

宜乎累其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秘曰累刻猶累日也好

乎說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



遙遊篇竟議天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所靈也

下於許由去去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所以為威可宜夜不可經白日

說施於庸常則見信靈場猶靈壇也光曰妄言可以欺愚不可

以誣智朱鳥翔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詳海肆也

黑也周禮以黑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非謂矣朱鳥隨陽之鳥

謂焉也亦時來時往何獨燕哉肆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

肆秘曰朱鳥鳳也翔歸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飛歸其肆傷時

之言也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

是也光曰翔奇緣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遂

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

能往者朱鳥之謂歟不燕寒暑之宜能審去就之分咸曰

朱鳥之若哉秘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

君子在治在亂若鳳或曰韓非時作說說難敢問何反也

憤五言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曰寡人

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遣非使秦秦至

方欲任用之而為李斯姓真毀譽之秦士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

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于秦王伏劍死未知其據也秘曰韓非

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辭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競下

不能自脫耳

光曰說音說

以死也

探人心而求合則無所不至適足取死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變其不合也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已則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咸曰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思想

何謂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咸曰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思想

哲不能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

寡見篇咸曰聖人之道真善而祗不能故明哲極矣

假言周于天地退今從漢書光謂假當作編假贊于神

明咸曰五經之旨皆若是幽弘橫度絕于邇言咸曰言幽深弘大之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傾

焉邇言則聽至於論假遠之道則謂焉所謂辨也

道滿門言此以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曰不

得已也得已則已矣秘曰時有等不說選補故學者不獲已

得已而巳者寡哉夫以策試

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咸曰盡心於異端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秘曰一

如賢人謀之美也誑人而從道咸曰美善

如小咸曰美善

如小咸曰美善

如小咸曰美善

如小咸曰美善

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成曰：備商鞅，歷帝王之道，從秦孝公以強國之術。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

辯乎易。准錢氏所應四特之宜。說事者莫辯乎

書。尚書可論政事。說體者莫辯乎禮。成曰：禮者，

其事之體也。秘曰：經三百篇，三千各正。說志者莫辯乎詩。

其體者備乎禮。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秘曰：四

始六義發揚其志者備乎詩。秘曰：四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其事之義。秘曰：傳體有三，例情有五，不失。捨斯辯亦小矣。

成曰：捨五經皆小說也。光曰：明事理之是非。春木之莖，

春木之莖，若援我手之鷄。春木之莖，若援我手而進。

子之道，使羣生之翕然而興，援我手相與游，則之鷄乎？而安之鷄，猶

信溥也。莊子曰：聖人鷄君而穀食，尸子曰：竟鷄居。光曰：李本莖

作莖，今從宋本。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号。

而其人如在。秘曰：去孔子已五百年，服行其道，常如存在。

子以曾哀十六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歲。

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舉其成數。

也。奚其存？秘曰：今之學者，皆說說然爭訟其道之是非，非也。何謂若

女交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

聖道者久矣。成曰：曼猶不也。亡猶去也。久猶遠也。不是為猶徒

是為也。言說說者徒是為也。天下雖去聖之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

哉？秘曰：曼無也。今之學者，無如是為之也。以其去聖愈遠而不

能自悟故也。光曰：音義曰：曼莫半切。曼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

成曰：備商鞅，歷帝王之道，從秦孝公以強國之術。

秘曰

秘曰：天

成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秘曰

其一端而不能粹美若有人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

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曰如五器卒乃復周禮曰玉作

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光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文如天之有

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祖述堯

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光曰言文之不可以已虎豹之鞞猶

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秘曰司馬遷以儒者以六

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蔽也曰若是則周公或孔子賊秘曰果如

則賊矣秘曰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訓解故光

今從宋吳本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瓊

悅然在老不老也秘曰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

之書灼然易曉秘曰船輦大帶也悅佩中也所以備物而為飾也

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所以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

繡輦悅其文爾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曰古之

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既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

而多聞疑之義而務碎義述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

至於二二萬言相譁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

十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光曰聲音盤悅音慈音鳥擊

悅已足外飾又從而繡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學

也光曰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自不失

也光曰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爾

此乎淫佛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沈溺也學

或問侍君子以博乎秘曰曰侍

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為事博乎秘曰言君子坐則有

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成曰謂君

博奕光曰為於虔切

外豈無博奕之事乎○此曰據論語有之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今之所論自謂侍君子也

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之兼註語侍君子者賢

於已乎夫侍君子亦止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

博奕者哉光曰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侍君子晦

斯光室斯通密曰云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

賢於已也咸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此諸益

今從李本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咸曰鷦明解見問明篇

當作明技而傳尸鳩其累矣夫技鷦明之翼以傳尸鳩不能

以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

擊切小人儒竊聖人之道以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阻

乎方兩流乎淵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

樂也必曰此皆天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流以無為

事為自然不知有為有事亦自然也相往也方四方也

得飽食終日無所用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窺

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

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此乃魏之實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古

太華伊瀆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此脩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

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此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

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

德為主則太公曰望何以加之光曰李本作使起之固或問

周寶具九鼎寶具乎密曰即禹貢金九牧所鑄之曰器寶也器

寶具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曰人君

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奸回覆齊相晉文已下至於秦兼

其無觀已咸曰子孟子云仲丘之徒無道相文之志爭者故此言其

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光曰言皆或曰秦無觀奚

尚詐力不以其道而得之雖疆大無足觀也或曰秦無觀奚

其兼咸曰言秦無所可觀曰所謂觀觀德也謂可觀者

觀其德爾爾秦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

向德之有而不可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莽之莫不言可知咸曰此正文

之意以止論秦兵由而注兼王莽亦九蛇足矣且云莽以詐莫

不以道夫豈有以道寡人哉甚非謂焉秘曰賈誼曰秦有餘力

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以尸百萬流血漂櫓兵之盛也光曰自古

未有能以兵力獨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

兼天下如秦者為秦楚所侵故譏問之秘曰前士國弱也曰魯不用儒也

光曰儒必言益人之國何魯多儒而日削弱曰魯不用儒也

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皇皇歸美安

於京師秘曰皇皇美也莫定也定枕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

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光曰四海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

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秘曰章章宜為悼悼

也魯定以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戰遂龜陰之田魯不用真儒故

也秘曰齊人歸女樂季相子使定公受之如用真儒無敵於

天下安得削高物將自定秘曰孔子使魯安行王道浩浩

之海濼樓航之力也濟渡也言渡大海在舟船與大治航

人無損如航何秘曰濟巨航者大海也如無損之利以翼

具以治之其如國何光曰海以喻艱或曰奔壘之車沉流

之航可乎言治國及脩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秘曰車之

謂可曰否咸曰言用奔沉之車航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

難也今有患難不能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言奔沈吾猶人也

秘曰智者用於未然之前光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

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

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

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

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

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

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

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

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

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

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

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 秘曰航 惠以厚下

民忘其死咸曰言君以恩惠厚養其 忠以衛上君念其賞

咸曰言臣以忠勞衛其上則君思行 其賞以及之 秘曰言速報之效也 自後者人先之自下

者人高之後之必以其言下之發先必以其身 誠哉是言也

秘曰謙之尊也 後之取而自得之乃可貴也 或曰弘羊推利而國用足

盍推諸秘曰漢武以桑弘羊領大曲榷酒榷鹽榷天下 貨物而均制平准之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

賦而天下用饒 故曰國用足 曰壁諸父子為入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

何有若幾十二之秘曰子足父寡與不足 卜式之云不亦匡乎秘曰

也時大旱卜式曰獨請享弘羊天 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天正之乎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

亦可以致平乎曰壁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

可以致蕭韶矣秘曰秦毀滅禮樂專任刑法豈如琴瑟作鄭衛 之調而使變因以鼓之不能致正齊矣言參諸

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暴 或

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咸曰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 記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十

有居秦之世獨抱周之之易可益乎 秘曰周之書若周禮周樂

周書周頌周坊春秋之類傳曰韓宣子 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曰舉世寒貂狐不亦

煖乎貂狐之裘於體溫煖 咸曰言貂狐一裘於體雖煖不能救 天下之美周易一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 秘曰

舉世方寒非貂裘狐裘之衣亦可以禦寒而迴煖猶秦出之酷抱 禮義之教亦可以漸廻正治 光曰天下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

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煖亦煖矣言秦燒詩 書坑儒士

於湯火之中信苦太熱耳此謂或人戲朝揚子辭 秘曰何必貂 狐之為煖若用湯火亦煖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亦

可治矣光曰言用秦之法 曰煖哉煖哉時亦有寒者矣

以治秦之民亦孰敢不從 數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 其身不煖秦之湯火 秘曰數湯火之煖非所謂煖也天時自有

大寒矣光曰言雖不得已一 非其時而望之亦不可以

至矣

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而其人不可見非道之正行

而以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秦治也

而此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

秦法酷矣吏又毒之

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

而有司又為文巧以亂之

以禮義為法

度是負之矣

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為本是為天地亦大矣秦欲

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秦毀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

也秦自以為為關中之周金城千里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止二世

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刑法未曰秦始

皇兼吞單國遂毀先王之法滅其禮之官

詭之官

詭之官

詭之官

詭之官

詭之官

詭之官

詭之官

詭之官

詭之官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世